

冤案平反后一年,他偶尔会梦见自己仍在狱中

本报记者赶赴四川对话陈满——

尽量不去回忆,重新学习和创业



陈满说,有一件事真的很奇怪——去年正式出狱前,时常会在梦境中感觉自己已经出狱,可睁眼时看到的却还是冰冷、封闭的监室;如今,梦境和现实恰恰相反:会偶尔感觉自己仍在狱中,直到惊醒之后才意识到是在温暖、宽敞的家里。

本报特派记者 陈伟斌 发自四川绵竹、成都

1992年,海南省海口市上坡下村109号房屋内发生一起命案,随后陈满被海口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、放火罪判处死缓。后经陈满和家人、律师长达23年的申诉坚持,这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,由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浙江省高院再审的故意杀人、放火申诉案,终于在2016年2月1日,被撤销原审裁判,宣告陈满无罪释放。

一年来,陈满在享受着此前23年冤狱时间里无法想象的奢侈——自由。但已经53岁的自由人陈满,距离真的自由,或许还有一段距离。

“他们不太主张我去创业”

在同龄人筹划着如何安度退休生活时,他想的则是如何创业。于是,在这个朋友圈里,他多少变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
钱报:你现在还像以前那样爱看书吗?

陈满:现在实际上不像以前喜欢看书了。更愿意走到社会上去,但也有范围和区域。现在人人都设防。

钱报:现在和朋友们交流时,有互相不能理解的地方吗?

陈满:有时会有不理解。到这个年纪了,他们考虑的都是如何照顾好后代以及过好余生,但我想的还是创业。彼此看法不同就会有距离,但都比较平和,并非隔阂。他们普遍主观上觉得我不了解现在这个社会,不太主张我去创业,当然也有认同我的观点和看法的,但无论如何,我一样理解他们,毕竟我们的人生经历和轨迹完全不同。但人还是要谦虚,只要人家说的对,还是要接受。

钱报:国家赔偿对你而言究竟代表或意味着什么?

陈满:对我而言只能说是最低赔偿,其实都不应该去想钱的事。我只能好好用这笔钱去安排未来的事业和生活。

“任何人被管得太多都会有压力”

哥哥陈忆和家人人们一起,紧紧盯着陈满。同时陈忆也知道,陈满有时对此会倍感压力。

钱报:去年8月你父亲去世了,此前你也说,这对你而言是一种无可挽回的遗憾。

陈满:是的。老人走得很安详,交代我们好好照顾家里,回报社会。别人说不管怎样,至少老人看见我平反回家了也是安慰,我也只能这么想。生死,我早在监狱里就看透了。

钱报:这一年来,你觉得你真正获得自由了吗?

陈满:自由?当然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是没有自由的。做任何事情首先家里人会担心,会不停地给你讲,亲友也会提醒你。有时会感觉没有完全自由,还是会有顾虑。

钱报:家人希望你能稳定一些,哪怕走得慢一点,劝告会给你带来压力吗?

陈满:任何人被管得太多,都会有压力。家人的想法我能理解,他们觉得我冤狱那么多年,拿了一笔国家赔偿。为了这事,家里遭这么多罪,我再出问题的话接受不了。家人也跟我说,如果我再出问题,就再也无力救我了。但压力反过来也是动力,是对我行为的督促和提示。我也不可能停下来,机会肯定有。目前我给自己设的年龄底线是70岁,想趁这十几年好好做,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新的赢利点。

“从来不想给自己贴个标签”

彻底忘却那段经历,对陈满而言是绝不可能的,顶多只能淡化。他说自己有时候很简单,“放下”了,也就前进了。

钱报:判决书等材料还会经常拿出来看吗?

陈满:现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去翻那些判决书什么的,不愿也不想。虽然23年的坚持确实很不容易,我给自己的定义还是一个普通人。

钱报:但你的经历已经给你贴上了不少标签。

陈满:我从来不想给自己贴个标签,但也要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做事原则。

钱报:现在还会回忆起过去那段时光吗?

陈满:偶尔回忆起,还是有伤痛,尽量不去想。但抹是抹不掉的,只能淡化,一生都会有这个阴影。

“我是一个透明的人”

陈满很自信,说没准儿五年后,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见到马云。

钱报:你希望被外界关注吗?

陈满:现在起码是希望平静的生活,因为想要做事就不能有太多干扰。当时代变化时,对固有的观念、思维和看法可能要“归零”,但对我来说,重新学习和创业的念想不能灭。

钱报:从去年开始你就一直提及想做文化产业。

陈满:是的,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社会上道德和诚信的缺失很明显。我希望通过文化传播,加深诚信和道德力量,现在也叫正能量是吧。人总还是向善的,有需求就可以做。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,把外来好的文化传播进来。这是个目标。机会只被有准备的人抓住。或许五年后,我也能凭借自己的成绩见到马云。

钱报:现在主要都在哪些地方考察?未来想从哪里起步?

陈满:在成都考察多一些。条件允许的话有可能还是想从成都起步。大城市有很多新兴行业、外来的东西,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,但我可以去了解和判断,有时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:研究人。

钱报:你去考察学习时,别人怎么看待你?

陈满:我是一个透明的人,我的经历人家都知道。所以很多人首先对我会有种主观上的偏差,认为我不了解这个社会。

钱报:如果最后的结果和你预想的不一样呢?你会遗憾吗?

陈满:只要向着目标前进就没什么好遗憾的,做事在人成事在天,金钱、名誉、地位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。尽力了就可以,不要去想太多成败,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。

上图:陈满一直说“没有时间”,他想再去创业。

本报记者
陈伟斌 摄

记者印象

陈满很忙

坐在餐桌边聊天时,陈满会时不时抽出一张纸巾来,非常仔细地反复擦拭苹果6plus手机。这是他试图重新与这个社会链接起来的信息渠道。一开始,看到“转发三次就能获得奖励话费充值”的朋友圈消息,陈满也试着转发过两次,但随后就被朋友们笑话了,大家告诉他网上骗子很多。从此他不敢再转发信息。

同时,他也开始将自己的赔偿金有选择性地存入银行,或购买银行理财,首要要求是:保本。但这种保守的增值方式并不符合陈满的性格,他数次往返于绵竹和成都之间“考察学习商业项目”。“没有时间”,成为他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。

那辆七座的汉兰达,是为了圆父亲陈元成全家人一起出游的念想而买,然而在陈满平反出狱后才半年,陈元成离世,终究没能完成这个心愿。那辆车停在小区院子里,几乎再没发动过。

随着时间推移,寂寞感终于还是到来。陈满笑着说自己是“潜力股”,他对外提出的择偶要求是:女方三十多岁、未婚。但同时他也忌惮自己会不会遭遇“骗婚”。

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找陈满“伸冤”,陈满很清楚,这不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。陈满也不愿用任何方式去触动那个心底深处的伤疤。